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炎涼岸

第一回 無意重交遊借頭巾 富兒趨勢 有心招疑冶指腹孕 舅子證盟

詞曰： 牢騷為甚，歎一腔憤懣。似雄如劣，眼底風濤人更險。觀破世情冷熱，話裡陽秋，談中美刺，休怪俺饒舌。只為炎涼人面，味彝常施及側。

只是顛倒孤寒，趨承勢利，那顧有冤結。笑罵由他真也假，盡我一時風烈。謾哂書生，何關世事，專講些名節。請君鑒此，才信裡言為傲。

右調《百字令》

這一首詩餘，單為今日人心澆薄，交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奉富欺貧，趨炎附勢，有感而作。假如兄弟富貴，哥子貧窮，不獨弟可驕傲其兄，即親戚朋友，都來趨奉那富貴的兄弟，竟不知兄弟之前，還有個貧賤的哥子。又如豪奴發跡，家主凋零，不但奴僕可以挾主，即衣冠人面，向之所與交深而契洽者，無不掇轉面孔，倒去親近那發跡的豪奴，把個豪奴之上，向來交厚的窮主人，竟置之腦後。所以說，唇槍舌劍，跟前即起風波，口是心非，背面便成敵國。這也都不足計，只是有等讀書君子，口誦聖言，身承師訓，一旦置身廟廊，便移初志。然青雲之上無故人，這還不足深怪，獨是少時貧賤，或嫁或娶，彼此微寒，高下不形，倒也相忘如故，若幸而榮顯，便恥門楣不稱，或思另娶，或圖賴婚，無所不至。

還有一種勢利小人，從旁慫恿成奸計，只顧一時熱鬧，那管身後冤仇。不知天道無私，鬼神有眼。徒然壞了心術，到底終須報應。在下說這段話，只勸世上富貴的切莫自恃富貴而凌奪貧窮。又勸世上貧窮的，切莫喪志貧窮而諂媚豪貴，只要自己立志學好，留心求進，那富貴二字，原不是□分難到的境界，若昧心蔑理，虧損陰德，那富貴二字，又不是久長可保的福門。

當初廣西慶遠府，有個侯門公子，姓孫名雯。父親有功皇室，封爵賜地，與國同休。止生此子，日後可以襲職。那孫雯年方□五，聰秀出群。但生於富貴之家，未免習成驕性，傲睨人物，不通世故。□歲上，父母便欲與他定親。只因眼中無物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不是憎嫌門第不榮，便是輕薄女兒不美。所以到□五歲，尚是個寡男子。一日，出獵至天門山下。見個道者，箕踞長鬆之下。孫雯見空山曠野，四無人蹤，那道者坐臥煙霞，超然物表，定非凡俗，便跨下馬來，深深一揖。道人立起身，還個半禮，仍復坐下。孫雯叩其終身禍福，見道人言語通微，洞知未來之事。因問道：「弟子配偶未諧，未知娶於誰氏？並望指點。」道人道：「你的婚配，乃是王母座前司香仙女謫降塵凡。但生於小家，汝必棄而弗顧。然婚已定，不可強回。吾當攝他神來，與汝相見。」便叫孫雯合眼，未幾攝至，令孫雯相會。孫雯啟眼一看，見是個極極極蠢的小丫頭，赤條條兩隻腳，穿著雙草鞋兒，一件破衲襖，足有寸許厚的油膩，小廝們也走來一看，都認得是間壁何豆腐的女兒，叫做秀娘。道人笑對孫雯說道：「此女年才□歲，便是你的誥命夫人。只是你夫婦尚有□年之厄，方始完姻。」說罷，叫他仍合著眼，依舊送回去了。孫雯聽見這話，氣得身子冷了半截，話都應不出來。想道：「我何等榮貴，不信那做豆腐的下人，攀得我做女婿。」心裡欲待發怒，轉是那道人笑道：「姻緣乃五百年緣分而成，妍媸美惡，生死不易，郎君何必多愧。□年之後，方信吾言不謬也！」說罷，悠然不見。孫雯知是仙翁，連忙下拜，上馬取路而歸，悶悶不樂。到得家中，惟低頭喪氣。

有個家人，名叫符良，為人最是尖巧，極會湊趣。但要奉得家主快活，有些淘摸，隨你喪心滅理的事，也效勞一臂了。因見孫雯氣悶，知有心事，便悄然挨到跟前，笑問道：「大爺有甚事不快？怎不與小人說知，或者可以替大爺出力。」

孫雯見是心腹上人，便不瞞他，一五一□，盡情與他說知。符良笑道：「大爺如此福人，那做豆腐的女兒，便想要做大爺的奴婢，再世也不能的了。輕易說個婚姻二字，如今只消用個小小計兒，出脫了他性命，怕他再生出一個女兒來不成。縱然再養出來，便不是大爺的婚姻了。大爺竟安心另娶，管他甚麼定數，這就可以挽回也。」孫雯聽說，喜得耳都搔破，忙笑說道：「你可替我做得此事，賞你大大一個元寶。」符良道：「小人應該出力，敢受大爺的賞。」連忙走下堂來，想了一想，只不便下手。挨到次日黑早，何老夫婦先起來磨豆，符良知他女兒尚自睡著，便叫妻子到何老兒家哄說道：「我家欠你些豆腐錢，一時銀子不便，今有五斗米，你老夫婦先拿去用吧！」何老夫婦不勝之喜，忙拿了一個米袋，一條匾擔，兩日兒到孫家抬米。符良乘這空隙閃入房中。掀開被窩，秀娘果然睡著。看的仔細，劈頭一刀。只聽吃的一聲響，慌忙縮身出來，真是人不知僱不覺。何老夫婦扛了米而來，好不歡喜，便去叫女兒起來。走進房中，只見滿床鮮血，女兒已是殺死。嚇得魂不附體，放聲大哭，驚動鄰裡都走攏來看。只不知是何故。符良也假意走來看道：「小小女兒家，與人有何仇恨，死得如此可憐。念你們窮苦，待我做些好事。」便在荷包裡挖出五六錢一塊銀子，與他買了棺木，忙忙入殮。又叫兩個燒火人，替他扛到城外空地上放著。老夫婦只道他一片好意，再三感謝。那知是惡機。有詩云：

剛道良緣五百年，豺狼人面反成冤。

到頭萬事天為主，可笑機謀不值錢。

次年，孫雯父親已歿，果然襲了文職，入都朝覲。是時邊亂未平，朝廷以孫雯襲職之官，令其立功受祿。准知時運不濟，在邊上失了機，革職勘問，下在刑部獄中，准准坐了八九年。一日恩赦出獄，孫雯詣闕上書，歷言父親功績，哀請開復。是時張閣老執政，見孫雯一表非凡，且憐其情詞剴切，力為申請。聖上諭允復職。孫雯次日到張閣老家叩謝，張閣老留他小飲。偶然問及，知未有娶，便欣然說道：「老夫有女，意得君為婿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孫雯道：「小子蒙老太師大恩，慚無可報，敢望相府乘龍，何福消受！」張閣老道：「郎君何消過遜。」便擇吉日，兩家行了六禮，過門成親，交拜之後，引入洞房。

侍女揭去蒙頭，孫雯不見猶可，看了徒吃一驚。那小姐並非別人，恰恰正是何豆腐的女兒秀娘，不覺魂飛天半，冷汗流個不止。秀娘見新郎慌張，不知是那裡帳。孫雯因畏懼張閣老，不敢說起，只得強為和好。看官，你道何豆腐的女兒，已被符良殺死，如何得做張閣老的小姐？原來符良不曾□分用力，秀娘不過砍傷腦蓋，因年紀幼小，不耐痛楚，血暈而死，又連忙入殮，抬放荒郊。誰知過了半日，重複醒轉。終是日後福大，到第二日，漸漸有些聲息了，因在曠野之中，無人聽得。不意是夜有起大盜，行劫到了個富戶，三更時分在這空地裡走過，忽聽見微微有些哭聲。仔細聽去，恰在棺材裡。終是賊人大膽，便敲開棺蓋，見是個幼年女兒，頭已砍破。睜眼一看，哭叫救人。眾強盜因是刀箭上生活的，都帶有絕妙敷藥，便扶起來，與他擦上一把，須臾止痛，解塊手巾，替他束好，抱至船中，把劫去的東西，反藏在棺裡，仍舊蓋好，將他做為螟蛉之女。過了六七年，秀娘已養得長大。

只因張閣老起伏進京，路遇暴雨，忙借人家一躲。其人見是一位過往官宦，慌忙留住，到裡面吩咐治飯，自己匆匆出門而去。張閣老正欲歇息，忽裡面走出一個女人，大喊道：「此地不是老爺歇足之所，若再遲延，恐性命不保。」張閣老猛吃一驚。你道這裡何人，原來就是秀娘。方才那人，就是救秀娘的強盜。因方才知是張閣老，必有厚帑，因人夫眾多，難以下手，叫女兒留住，連忙出去吆呼眾弟兄輩，齊來照顧他。秀娘心裡不忍，忙與張閣老說破道：「我家乾爺，是伙大盜，今去約眾弟兄們，欲要傷害老爺。老爺若不走，便無生路。」張閣老聽見這話，嚇得四肢都軟了。忙道：「但須指點，救我一救。」秀娘道：「敢不依命，只是我身陷此地，沒個出頭日子，情願與老爺同去。」張閣老道：「若得如此，願以父女相待。但恐路間遇著，有累於你。」秀娘道：「他去這幾家，我已曉得路徑，如今只從僻地趕入城中，到府縣裡討些兵馬護送，便沒事了。」張閣老依他指點，果然脫了這大難，帶往京中，愛如嫡女。

孫雯只道秀娘已死，誰知□年之後仍是姻緣，逃不過定數。次日符良，進去磕頭，一見秀娘之面，額上傷痕宛然。嚇成一病，嘔血而死。秀娘果然受了封誥，何老夫婦因女兒死後□分痛念，到得三朝，買些魚肉，含著兩腔眼淚，到城多燒塊紙兒。忽見棺木破裂，慌忙開看，並不見女兒。只見許多黃白之物，老夫婦憂中得喜，盡情取歸，做了□年財主。秀娘受封之後，便迎父母同住。

過了數年，孫雯只因壞了陰鷲，忽發腫毒，遍身潰爛，痛楚數月。臨死時，自言其負心之事，秀娘與何老夫婦方才曉得前番生死分離，為此緣故。可見凡是有數，報應分毫不爽。秀娘所生一子，亦襲祖父之職。詩云：

平平天理任人為，曲曲人心只自迷。

自算算人人不覺，此中方寸有天知。

話說先朝弘治年間，河南開封府，有個鄉村富戶，姓馮名楨，字國士，父親在日，也曾請過名師，教他做文章，應考試。筆下雖然平通，但那些縉紳子弟，都教他是鄉蠻，又是小家出身，每到院考時節，在府裡預先弄些手腳，不容送考。他父親沒法，只得用了准千銀子，上下使動，方才弄進了學。那馮國士進了學不打緊，倒惹了個累帶，這些同學朋友，都恥笑他是村牛，盜竊衣冠，辱沒孔夫子門牆，編成俚語，黏貼滿街，兒女爭先傳唱。可憐把個簇新進學，重價買來的前程，一發弄得臉皮也沒處安放了。及至父親死後，更加沒了靠托，常常有幾個不安靜的裡中惡少，勾合著城內一班吃餛飩的撇腳秀才，尋些少頭腦兒出口他幾兩銀子。稍稍違拗，便是驚官動府，東一狀，西一狀，告得他沒了主意，只得央親托眷，設酒求和，陪禮請罪，完衙門，索相謝，不但銀子送掉無數，還險些兒這副儒巾藍衫都穿不穩哩。他終日擔著鬼胎，常防有事，一條心驚驚恐恐，如坐針氈上過日子，還虧有個妻舅叫做尤寡悔從小在他家裡走動，吃他的，袖他的，也小小做了一分人家，極會撥臀放屁，湊趣奉承，馮國士倒得他解解悶兒。一日，尤寡悔對馮國士說道：「姐夫歷年來如此跌撲，那錢財又不是有根的，如何當得起這般狼藉。依小弟愚見，除非是大衙門裡相識幾個朋友，拚得費幾兩銀子，結交密了，方有些靠托。」馮國士道：「我也有這個意思，只是並無熟識，怎好突然去親近人。」尤寡悔道：「我倒有個好相知，叫做袁七襄，現做撫院吏書，一切事權，都在他掌握。莫說紳縉百姓都要奉他，隨你府縣員，無不待如上賓，借他照拂。但凡人家有事，都去求他，他也肯替人出力，各衙門無不響應，若得他與姐夫相與，包管那些吃白食的光棍，一個個屁都嚇出來了。」馮國士大喜道：「全仗老舅之力，果能與他交往得成，只要我家財與前程可以保全，後來老舅子女婚嫁的事，都在小弟身上便了。」尤寡悔聽說有利於己，一發喜出望外。忙道：「至親莫若郎舅，事同一體，敢不竭力圖之。今日待小弟去先說一聲，明日竟同姐夫入城拜他便了。」馮國士道：「如此最妙！只今早早回來，我好打點些禮物。」尤寡悔應了一聲，忙忙進城去了。正是：

今日趨人勢，他年恣我威。

俗情真惡薄，廉恥竟何為。

卻說撫院吏書袁七襄，名雲錦，原是世家，只因讀書不成，買了衙門頂首。妻子謝氏，尚未有子，僅懷兩月之孕。袁七襄人頗忠厚，雖在衙門並不敢舞文弄法，凡下屬解來文卷，內有情詞可憐及牽連冤枉的事，替他力為辯雪。有因而開釋者，竟茫然不知是何人替他超豁。他也不求人知，不冀酬報，惟存一點本心，積些陰德。這日偶然在家，尤寡悔恰好會見，說起姐夫仰慕他盛名，要來納交的話，袁七襄並不留難，笑說道：「令姊丈文章上宿，小弟還該先往才是。」尤寡悔道：「家姊丈已擬明早登堂，欲叨榮蔭，豈敢反辱先施。」茶罷，別了出城，與馮國士道達其意，馮國士不勝之喜。連夜收拾些杯幣重物，約有百金之禮，用盒子盛好，寫下一副禮帖，一副請啟。次日清早起身，叫家人備下兩頭牲口，欣然進城，到得袁家，不期袁七襄已進衙門去了，只得到廳上坐著。管家說道：「相公今日原打帳馮相公來拜，不想都老爺有公務，傳了進去，恐怕一時不得出來，怎好勞相公等候，但把名柬留在這裡，相公們請回，明日我家相公到宅上相會吧。」馮國士遲疑道：「不想如此緣慳，竟不相值。我若回去，這須些禮物，定然不受，如何是好？」尤寡悔道：「在此久坐，又覺不妙，除非姐夫先回，待小弟在此促他面收。若有說活，總是明日在席間細談便了。」馮國士只得勉強起身，帶家人一同回去。

尤寡悔直等到傍晚，袁七襄才得回來，與他說知此事，好生不安，尤寡悔送上帖子，袁七襄看了道：「令姊丈如此多情，明日自然相擾。但此厚禮斷不敢受。」尤寡悔道：「家姊丈一片誠心，特特奉敬。必求笑納。」袁七襄道：「朋友交接，受之何名？聲氣初通，便以此厚禮相贈，是把小弟做利徒看了。」尤寡悔再三勸收，袁七襄苦辭愈力。尤寡悔只得告別起身，竟將禮物袖了回去，套寫個領謝名帖，只說全收。次早來見姐夫，叫他快備酒席，不多時，袁七襄果然來了。馮國士躬身迎著，同入中堂，袁七襄極言失迎有罪，並致謝其招飲之情。馮國士只認做謝他昨日所送的禮，只唯唯謙遜了幾句。誰知尤寡悔一場脫冒，初還擔著鬼胎，及至幾句唐突，竟混過去了，心裡好不快活。茶罷，便請入席。三人談今論古，極其歡暢。袁七襄道：「馮兄尊庚幾何了？」馮國士道：「今年已是三□。」袁七襄道：「小弟倒長一歲，今吾兄才名藉藉，明年秋戰，定然首捷南宮。至於小弟，一事無成，折身下吏，較之吾兄，萬萬不及。」

馮國士道：「兄長名高憲署，贊宣德化，官民仰賴，正男兒得行其志之時。小弟村鄙淺儒，上不見用於朝廷，下復取憎於時輩，言之可恥，實不能及兄長之萬一，何反以此相戲耶！」袁七襄道：「祖父書香未遠，子孫身充賤吏，是為不肖，故心有未愜耳。」馮國士道：「兄長得過幾位公郎了？」袁七襄道：「尚無所生。今賤內尚懷妊兩月。」馮國士道：「原來兄長亦未舉子。小弟敝房，亦有兩月之孕，可見子嗣艱難若此。」尤寡悔鼓掌笑道：「世間有如此奇巧的事，今彼此意氣相洽，情誼正長，何不聯一指腹之盟，日後兩家至戚往來，豈不愈加親厚。」袁七襄尚未開口，倒是馮國士踴躍喜叫道：「老舅所言實為美事，從來指腹割襟，於禮最重。倘兩家生男，則為弟兄，兩家生女，則為姊妹，若一男一女，則為夫婦，但愧寒家福薄，高門不屑俯從，如何是好？」袁七襄道：「只是小弟不敢仰攀，吾兄既不嫌棄，自當如命，即煩尤兄作一主盟可也。」尤寡悔道：「小弟當身任其責，不敢遜辭。今日一言，生死不可移易。倘日後或因勢利更心，貧富易轍，小弟叨為證盟，自有公論。」馮國士大喜道：「足見金石之言，便當以此為定。」

忙叫家人，供起香案，三人拜了天地，設下盟誓，又復席暢飲。觥籌交情，直飲到疏星隱約，夜色矐矐，方才酩酊而散。有詩為證：

割襟指腹古曾聞，今日高懷又見君。

誰道女牛偏乞巧，藍橋咫尺鎖深云。

從此，兩家時常往來，果然愈加親密。那些游手惡少，撇腳混沌，都潛蹤斂跡，再也不敢來動憚他了。馮國士安心樂意，始得用心讀書。及至尤氏分娩，生來卻是個女兒。馮國士好生沒興。然心裡只望袁七襄得個兒子，與他聯了姻，始終藉其蔭庇。誰知偏不偶奏，直到明年七八月裡，袁家只是不產，兩家都驚驚惶惶，不知是禍是福。其年馮國士已考了欄場科舉，入場鄉試，也是神天護佑，竟高高的中了一名揭榜舉人，兩家好不賀喜。忙亂了一兩月，便打點上京會試。袁七襄設席餞送，飲酒中間，惟以妻姪未產為憂，嗟歎不置。馮國士道：「凡事聽之於天，且不必憂慮。今已二□個月，若得男胎，必然大貴，小弟雖得一第，前程尚爾茫然。年來沾庇良多，豈不知感，倘小弟逗留帝都，家中百凡事體，還仗吾翁護持。指腹之盟，決不敢負，專候弄璋之日，即行下聘，以成百年婚好，兩家方無浮泛之慮。」袁七襄道：「弟恐貴賤情分，雲泥路隔，今吾兄不以顯榮易志，足證厚德君子，弟復何憂。但賤內懷胎日久，男女未知，吉凶莫保，倘小弟福淺，所生非子，便不必說，若幸而得男，在吾兄高誼，可以無慮。誠恐小人之言，以下賤為恥，或有變更，則從前盟誓置之無地，又不得不深慮耳！」馮國士道：「吾聞智者不惑，縱有阻撓，小弟斷無更變。若吾翁鯁鯁過慮，則竟以小弟為言而無信之人了。」袁七襄便不好再說，只得歡歡笑笑，盡酣而散。次日，馮國士發裝起程，親友爭相趨送，因是有錢之家，老早上京，到京才是□月盡間，尋了下處，預先看些風色，圖謀了月餘，方有個機會，已暗暗做下進士的關節不題。

卻說袁七襄妻子謝氏，直至是年臘月□五，忽夢紅日墜於中庭，化為彩鳳，飛入懷中，陡然驚醒，便覺腹痛。袁七襄連忙起身，約莫三更多天氣，喚醒婢僕。不多時，已生下一子，合家歡喜，叩謝天地，袁七襄因感所夢，即取名曰袁化鳳。三朝滿月，馮家備下極盛的禮盒，到門賀喜。彼此儼然親家往還，一發歡好愈勝。到來年，馮國士果然財帛有靈，竟中了進士，報到家中，親友

填門慶賀，只作成那公舅尤寡悔，幾乎風光殺了。到得廷試，又殿了二甲，除授工部主事，忙差兩個長班兩個管家，到開封府迎接家眷。

此時袁七襄雖得了兒子，卻見馮國士登時高步青雲，竟成顯宦，忙忙的迎接家小進京，自己一段指腹為婚的事，茫無著落，只得去尋尤寡悔，央他到姐姐面前，道達此意，討個信息。尤寡悔道：「此事出自家姊丈主張，家姊不過女流，怎好專主。少不得此番小弟也要同往，待小弟面致家姊丈，自然有個分曉，老兄且莫性急，一月之後，是與不是，便可了決。」袁七襄驚異道：「此事前日吾兄何等擔當，還恐日後貴賤移心，必持公議，今吾兄先持兩見，則令姊丈保無炎涼之異耶！」尤寡悔道：「小弟當日果雖有言，然亦不過從中撮合。至於兒女大事，畢竟吾翁與家嬸丈自出妙裁，旁人似難作主。所以不敢擔當得穩。況家姊丈未必有圖賴的念頭，何消如此著急。」袁七襄道：「非是小弟多慮，當年此事，實實吾兄玉成，況令姊丈讀書君子，名教所關，豈有更變。吾兄盟言在耳，亦豈相忘。只求於令姊丈面前，以當日之言相告，便見始終不渝之德了。」尤寡悔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此事小弟亦有責任，難道反使家姊丈做個沒信行的壞人嗎？」袁七襄喜道：「吾兄成人美事，足見高懷。」兩下一笑而別。到臨起身時，袁七襄仍備許多禮盒，直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未知馮國士後來可與袁七襄家聯姻？更不知可有變局否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